

张小木 著

下课的 GE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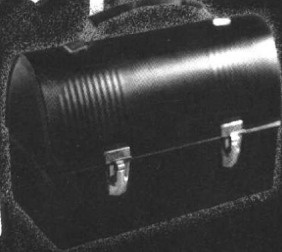


华夏出版社

下课
的
CEO

张小木 著

下课 的 CEO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下课的 CEO/张小木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9

ISBN 7-5080-3228-4

I. 下…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0610 号

出 版 者: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印 刷 者: 北京圣瑞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168 1/32 开

印 张: 10.5

字 数: 24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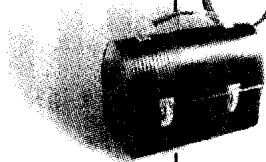
插 页: 2

版 次: 200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下課的联想（自序）

今年初春，择一阳光明媚的日子去公园探花，明明知道花还没有到盛开的季节，我却要执意前往，结果显然是令人失望。原本美丽的植物刚刚遭遇了北方冬季的洗劫，尚是一片秃黄，连那枝头的一抹嫩绿也未曾见到。我心中不免沮丧。

约来一位当经理的朋友在公园露天的茶园里闲聊，一壶普通的绿茶打发了我们整整一个时辰。还好，风虽凉，但并不刺骨了。风吹过来，我隐隐看到了朋友前额处几根闪烁的白发，读出了那副英俊的面孔中流露出来的几许疲倦。问他，他说最近被老板炒了，干得好好的，说让他走人就得走人了，没理可讲。

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就是没理可讲，不过转个圈子，理又能自圆其说了。你说没理，他说有理。究竟谁是对的？没法说清。说不清就说不清吧，我望着那罩着薄雾的湖面，心想，这湖水并不透明，可鱼儿不还照样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么？

朋友正诉说得起劲，他的手机响了，事情显然是紧急的。

临走时他留下一句话：看着吧，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朋友走后，我一人独坐茶园，琢磨着他愤愤撂下的这句话，心中有些惶恐，担心他为此事生出事端，朋友是个很执拗很倔强的人。想像着以后可能发生的故事，我禁不住由近及远地发生联想，在商海的大潮中，可以看到许多相似的浪花，炒和被炒或者是举旗倒戈等事件，都会给企业带来或大或小的振动和危机。在商业竞争十分激烈的今天，企业老板和经理人之间发生的故事常常是惊心动魄的，在故事演进的过程中，也许就会发生角色的转换，谁会被海水吞没，有时根本无可预知。企业老板们的路不好走，职业经理人的路也同样充满艰辛。

下课，用俗话说，就是下岗。工人下岗，职员下岗，现如今，令万众瞩目的企业老板和职业经理人也在频频下岗了。这不仅仅是大浪淘泥沙俱下的大势所趋，在今天这个变革的时代，有一些未知的因素裹挟其中，就会激荡出纷纷扬扬似是而非的命运悲欢。是的，下课是一种表象，也是一种本质；是一种结果，也是一种原因；是一种发展，也是一种危机。这，就足以构成一个错综复杂风云变幻扣人心弦的故事篇章。于是，我内心燃起了一种冲动，想写写关于企业老板和职业经理人的故事。就在朋友走后的这个上午，在这个冷落的茶园，我品着带有一丝苦涩的绿茶，慢慢形成了《下课的CEO》第一节的腹稿。

这些年，正像关注企业家们的成功与辉煌一样，我也关注他们的失败，无数企业巨星的陨落使我们的关注变得颇有价值。就在接下来我坐在电脑前走笔如飞赶写此书的几个月里，还不断在媒体上见到某某巨富“香消玉殒”“不幸落马”

的悲剧。绝没有半点幸灾乐祸或熟视无睹的意思，相反我的心会跟着一起浮沉，因为在今天或是将来，我也可能就是这浮浮沉沉中的一粒尘埃。只不过，我不是什么名商富贾，而只是微不足道的芸芸众生而已。这一点，我十分清醒。

我所见的，所听的，加上我所想的，一蹴而就写成了现在的《下课的CEO》。同样，我不想在人物故事里将谁是谁非的问题再追究下去，“水至清则无鱼”，我记住了这条格言。然而，细节的客观与真实却是我所努力追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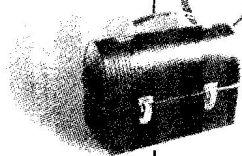
讲了一个失败的故事，虽与时尚相悖，但我倒忽然觉得身心轻松了许多，初春探花的失落早已散去，现在看到的是满目金黄。失败与成功本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成功是踩着失败的肩膀走过来的。成功是幸运的，失败则是悲壮的。

谁不想成功呢？

你想，我也想。

张+本

2003年9月3日晚于北京



1

春节刚过，大名鼎鼎的正强公司CEO余其就被炒鱿鱼了。

余其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刚刚四十多岁的年纪，自己年富力正强，自己的身体还那么健康，自己为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创下了那么好的业绩，自己在IT业有了那样高的知名度，说被董事局解聘就解聘了。毫不留情毫不手软啊！你有意见？可以，提吧，董事局洗耳恭听。接着警告你一句，我们保留意见，你走吧，我们不想留用你。新的CEO快到任了，你必须赶快腾地方！你不走？可以。马上就把办公室全部清仓，然后贴上封条，你休想进去，否则就是非公闯入！如果再折腾下去，说得难听一点，可以让公安机关逮捕你！真的，拘你没商量！

当然，余其并没有接到这样的最后通牒，因为他并不想这样毫无意义地“折腾”下去，他坚定地认为董事局这一决定是不负责任的，既然如此他没有必要拿自己宝贵的时间跟这一不负责任的决定较劲儿，所以他果断决定了自己的去留问题。余其并不是怕，而是觉得这样耗下去没意思。半年前，自己的手下，一位副总就是不服辞退“折腾”来着，结果余其最不想看到的情景就在眼前发生了，当那名副总被我公安干警和公司保安人员架着胳膊

拽出大门的时候，他还冲着余其一步三回头地叮嘱：要查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一定要查清啊！那情景简直与革命党人被叛徒出卖后突然被便衣架上警车时的情景酷似！后来余其终于查清楚了，那名副总向有关部门检举揭发了董事长大公子走私水货的违法乱纪行为，事情将牵连一些要人，但因有高人力挽狂澜而及时地控制了事态的发展。没过多久，大公子又毛发无损重现江湖了，而倒霉的却是死不认输的副总。同时，余其也查清楚了，那名“公安干警”实际上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一套不知从何处弄来的警服套在了一名身材魁梧的铁饼运动员的身上，据说这名运动员是某省级队的退役队员，冒充公安干警时身分是社会待业青年。在查清真相之后，余其想去劝慰那名副总，劝慰的话想了一箩筐：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千万要保重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等等。但副总的联系方式已全部改变，四处打听其下落均无结果。后来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地听人说，副总早已被一个神秘人物安排出国定居了，手续办得相当迅速，前后不到一个月。余其自打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就已经萌生退意了，但没有想到事情会来得这么快，仅仅是半年之后，类似的事情就在自己身上发生了。

无情！商海无情啊！余其事先没有一丝一毫的预感，他一直为公司的上市马不停蹄地忙碌着。春节长假期间，当别人抛开工作尽情玩乐的时候，他还花去整整三天时间赶着写下个年度公司的经营方案！甚至，就在大年初四，他还为了就要到手的一个大单，特地请甲方天昏地暗地喝了一回酒。余其本来没有多少酒量，但这回他是舍命陪君子了。一句话，为了公司，为了事业。公司有可能在下半年上市，萌生退意的余其并不想真退，他为正强付出了太多的心血，一心想把正强的事业做到顶峰。可是，就在他

沉醉在新年的喜悦和工作的冲动之中的时候，已经有人向他射出暗箭了。险恶之极啊！

哼！余其想冷笑。多少次他假想着董事长贺争强就坐在他的对面，他用目光横扫着贺争强，嘴唇轻轻地绷着，从鼻翼里喷出一股势不可挡的浊气，非常蔑视地那么一笑。可是，余其的面部肌肉抽动了半天却没有笑出来，他把槽牙咬得咯咯作响，手里握着的一枝中华牌铅笔突然“啪”的一声被碾断了。

事情的残酷性有时属天意，有时则是人为的蓄意安排。余其认为，“辞退”对于他的残酷则更多地属于后者，因为它不早不晚，偏偏赶上了正月十五这一天。

正月十五下午三点钟，余其在员工办公大厅的格子间里热情地穿梭巡视了一番，安排大家领完元宵早点回家过小年。待他巡视完毕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刚刚坐定，长着一副瓷娃娃面孔的圆脸秘书便把一份文件交给了他，起初他并没有怎么在意，以为那不过是一份普普通通的材料，但圆脸秘书暗示这是贺董事长的秘书刚刚送过来的，他警觉起来。他打开材料一看，懵了。他像是突然患了汉字失忆症，看了半天才弄明白这几行文字的意思。贺争强的玩笑开得太大了！余其哆嗦着把那张纸在手心里揉成一个团，刚要往废纸篓里扔，贺争强打来了电话，几句话就证实了这页纸上的文字不是他开的玩笑，而是董事局的严肃决定。你瞧瞧，你瞧瞧，贺争强强调，那落款处还盖着董事局的大印呢！贺争强的语气使余其更加懊恼，如此骇人听闻、令他气愤的一件事，竟被贺争强搞得像一场稀松随意的调侃，真是把他恶心到家了。放下电话，余其又重新展开了那个纸团，盯着上面的文字，倒海翻江地沉默了很长时间之后，他从口袋里拿出打火机，“啪”地一下打着了火，把那张皱巴巴的纸放在火上，烧了！待火苗快要烧到

手指头的时候，余其把它扔进了玻璃烟灰缸。

那一纸“决定”化为了灰烬，但残酷的现实却摆在余其的面前，他必须执行这个决定。余其明白，说是董事局集体研究的决定，实际上可能是贺争强一个人的决定。董事局包括余其在内有四位董事，一位董事长，但因股份比例悬殊，董事们基本上没有话语权，所以实际上他们全听董事长贺争强一个人的。余其作为企业的经营者，按公司规定占了很小一部分的经营股，算是最小的一位董事，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力更可想而知。其他三位董事虽然在商界也都小有名气，但比起他们的董事长贺争强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贺争强的光辉太强了，使他们的光辉黯淡下去，就像太阳较之月亮，月亮较之星星一样，白天太阳和月亮同时挂在天上的时候，人们看到的只是太阳，看不见月亮；只有在夜晚，月亮才能借阳光的反射发出惨淡的光芒；而月光很亮的时候，星星的光芒就被无情地掩盖了。不是有句话叫做“月明星稀”吗？

这时候，一个关于余其的“谣传”闪电般从余其的脑子里划过，起初他一直不相信，以为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成心造谣生事，现在他终于相信了。这个谣传确实是真的，不知是哪位董事走漏了风声，或者是有意通过这种方式让他提前加以防范。“谣传”的基本内容是这样的：春节前夕，大家都欢欢喜喜迎接新年的时候，董事局秘密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董事会，根本就没通知余其参加，会议的主题就是研究余其的去留问题。开始董事局分歧很大，三位董事有一位弃权，一位先是对余其一洒同情之泪，对余其不乏赞美之词，后来在贺争强目光的直视下，他不得不将话锋一转：但是，余其同志的缺点还是存在的，已经不太适合在CEO的岗位上工作了。我的天！如此草率就对他余其盖棺定论了。还有一位董事让余其深受感动，他叫梁永新。是他旗帜鲜明地为

余其伸张正义，是他十分客观地评价了余其为正强立下的汗马功劳，是他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说贺争强对余其这样的处理是不公平的。几乎所有听到“谣传”的人都连连感叹，如今这种不屈从于强权的刚正之人实在是不多了。但毕竟梁永新势孤力单，强草压不过劲头蛇，会议的结果是，贺争强以绝对优势取胜。

梁永新！梁永新？余其忽然觉得又明白了一层，“谣传”的散布会不会与梁永新有关？他是不是在暗中帮助自己？他为什么敢于在紧要关头逆水行舟跟贺争强叫板？余其隐约感到，梁永新这个人可能想靠近自己。但他为什么这么做？余其一时还想不明白。贺争强的威力是许多人都领教过的，不仅在商界，而且在政界，贺争强的影响力都是不可轻视的。谁得罪了贺争强，他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麻烦。而梁永新为什么不怕这些？他与贺争强的冲突可不是一回两回了，有时甚至是和贺争强拍桌子瞪眼睛唾沫星子乱溅地指着对方的鼻子理论是非，这种情况在公司内部绝无仅有，在公司外部也闻所未闻。梁永新能成为自己的知音吗？这个问题一闪而过之后，余其为自己富于人性化的天真幼稚的想法感到可笑了：余其啊，你可记住，这是商界，不是你插过队的黄土高坡，人和人最真实的关系就是利益关系，这里是友谊与真情的缺氧地带，黄土高坡的纯朴之风是吹不到这里来的。梁永新这个人你知道多少？你怎么敢同一个只说了你一两回好话的人妄称知音？梁永新背后的功利目的你知道吗？你怎么可以把义气用事带到商界圈子里来？这些问题，余其来不及多想，他只是觉得梁永新这个人不同寻常，如果有缘分的话，不排除成为知音的可能。

余其用折断了的中华牌铅笔把那份已被烧成灰片的“解聘通知”捣成粉末，然后茫然地盯着电脑的屏幕，他的脑子里一片空

白。还有几份重要的邮件正等着他阅读后批复意见，但事实上余其的视觉传输系统仿佛在突然间完全失灵，任何信号都无法反射到他的大脑，他在想所有的事，但又好像什么都没想。妈的！怎么回事？余其放在鼠标上的右手的食指下意识地抖动了一下，一份邮件被及时地打开了：正强科技向何处去？一排黑体大字几乎充斥了三分之一的电脑屏幕。看到这几个字，余其发僵的眸子一下被激活了。屏幕上的文字像一团团跳跃的火苗：余总，那件“谣传”中的事情今天到底被证实了，刚才已经有人偷偷地告诉我了。以前我不敢跟你说，现在不得不说了，这太不公平了！不管怎样，在我们心里，你才是真正企业领袖。现在，请你往玻璃墙外面看一看，你的一位支持者在向你真诚地招手……余其抬头望去，果然看见一个戴眼镜的男青年在向他招手，不过那手没有伸过头顶，而是在胸前左右小幅度地摆动着，有点像地下工作者的接头暗号，余其苦笑着想。那不是他的市场部经理赵东方吗？是赵东方！跟他干时间最长的老八队成员之一。余其的眼睛又快速扫视了一下赵东方的前后左右，还有几个人也摹仿着赵东方在悄悄地向他招手，并给他投去深情的目光……余其的眼睛湿润了，他感觉到了一种力量，一种信任。余其对自己亲手打造出来的这支企业团队是有深厚感情的。这几年，他已经培育出了一种特殊的工作氛围，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的信息往来基本上是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进行的，与中国的许多公司不一样，很少你来我往、吵吵闹闹地亲口交流什么事情。所以，虽然是集团式办公，也不会出现任何嘈杂之声，不会有肆无忌惮的大呼小叫，公司在这种和谐温馨的气氛中创造着高效的企业文化。余其用点头回报了赵东方们的支持。最后，他把视线收回到计算机的屏幕上。

余其从口袋里摸索出一支烟愤怒地叼在嘴上，又拿下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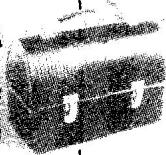


他想立即去找贺争强理论一下，贺争强你凭什么啊？但是，余其刚起身又坐下了，他知道贺争强现在是肯定不会见他的，这是贺争强一贯的做法，在这种关键时刻，你越是想找到他，就越是找不到他，打手机要么不开机，要么通了不接，打到他办公室，他秘书会用软中带硬的声音挡驾。余其十分憎恶这种用人方面的黑箱操作，狭隘的农民意识！想到这，余其真想把玻璃墙那一面的赵东方他们叫过来，推心置腹地说说心里话，他太想说话了。可是眼下他不能这么做，这样做就等于在寻求他们的同情，他是最讨厌别人的同情的，他希望在下属面前时刻保持企业领袖的尊严和冷静。如果现在面对赵东方他们，他肯定是一副溃不成军的样子，他肯定会激动得脸青一阵红一阵白一阵，这像什么话？余其终于狠下了心，克制住了自己要说话、要发泄的强烈欲望，一直不动声色地坐在椅子上，忍受着悲愤的折磨。

正月十五这一天，直到员工们都陆续下了班，余其还是没有离开他的办公桌。赵东方再一次给余其发了标有“三根鸡毛”的电子邮件，问：余总，我们是否能下班一起聊聊？余其果断地回复了一个字：No！

余其想找贺争强，贺争强偏偏像水滴一样在地球上蒸发了。其实，在经过了几几天几夜的深思熟虑之后，余其已打定主意要走了，只是他不想这样不明不白地一走了之。要走，一些问题也得与贺争强掰开了揉碎了说清楚了再走。他贺争强凭什么啊？

贺争强虽然没有露面，可他的指示却不断传真过来，再由圆脸秘书火速交给余其。余其交接工作和处理善后的时间被限定在两周之内，在下一周的周三下班之前，他必须离开他的办公室。余其真想作一回甩手掌柜，真想以牙还牙，让贺争强也知道他余其绝不是好惹的，绝对不是！可是，余其并没有那样做。他在交



待工作的时候等待着贺争强的到来，对贺争强一人的怨气完全没有必要迁怒到其他不相干的人，他想。

将近两个星期，贺争强一直没有在余其的愤然期待中出现。这下余其再也沉不住气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动像火苗子一样呼呼地直往头顶上窜。他的一举一动都做得十分夸张，故意弄出很大的动静来，比如文件阅毕后本可以把文件夹轻轻放回文件架上，可他偏偏要离桌面一尺距离就“啪”地往上一扔；比如喝完水后本可以把杯盖轻轻地盖上，可他偏偏要一用力“咣”地把它一扣。粗俗吗？粗俗。别以为余其不会粗俗，余其就是要故意弄出一些动静来表明他也会粗俗。余其就是要用粗俗表明他的心迹：好啊贺争强，你不是不来吗？好，那我就当一回“坐地炮”，吃在公司喝在公司拉在公司撒在公司睡在公司，看你来是不来！你跟我玩混的，我也跟你玩赖的，以牙还牙奉陪到底，别怪我余其不客气！

火苗子窜过之后，余其改变了主意，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决定星期三下午五点之前准时走人。至于贺争强，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余其与贺争强的“怨”，这辈子算是结下了。

周三下午，余其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这个与他相伴了三年多的办公室，样样东西都融入了他的情感他的智慧和他的希望。他原以为自己会在这个办公室里一直干下去，干到退休，干到把自己从事的事业、自己所带领的企业让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都不能小视，干到他自己成为中国IT业的真正的英雄，余其有这个信心。可是他的梦想还远远没有实现，他正在以一天当十天地拼命，命运却与他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余其环顾着办公室的四周，最后，他只拿走了几样简单的东西：一条刚刚开封的万宝路香烟，



一张自己出访美国时的照片，一尊好友送给他的玉制骏马浮雕，以及十来匹他从世界各地买回来的不同质地、形态各异的马。余其抚摸着这些马，就像抚摸着一个个有感情的小生灵，他用一块很干净的布擦去上面的浮尘，又用报纸分别包好，然后小心翼翼地装进皮箱。每装进去一匹小马，他就会发出一声感叹：我的宝贝啊！余其爱马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他自己就属马，再说，马的奔腾，马的嘶鸣，都绝对具有阳刚之美，还有马的闪光发亮的皮毛，更会给人带来生活和事业的激情，也许还有性欲的冲动。想起激情与性欲，余其的脑海里便浮现出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与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乱搞男女关系”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先生。这事搁在中国，连想都不敢想，可是搁到了美国，克林顿的支持率却直线攀升。这是美国人的宽容与大度吗？非也。美国人有一个最时尚的论调就是：一个有激情与性欲的人，必定是一个善于进取而不乏斗志的人，让这样一个人领导他们的国家，总比一个缺乏激情墨守成规的人要好得多！与其让他们的希望如气球一样飘浮在空中，不如让它离现实更近一些。美国人就这样原谅了他们的总统，他们更喜欢克林顿时代。看似多么荒唐的观念啊，愣是被美国人看得那么合情合理。

余其喜欢这样信马由缰地想问题，这样他总能得到更多的灵感。但是眼前，已容不得余其去多想什么了，时针已经指向四点，他不得不悬崖勒马了。又想到了马，余其的确太爱马了。余其的精神，就是马的精神；余其的品格，就是马的品格。余其认为，自己属马，是天意。关于马的词汇都是多么鼓舞人心啊：马到成功，万马奔腾，龙马精神。这就是说，他余其生来就是要追求成功的，只不过，哼，今天是马失前蹄了。早晚有一天，余其还会重整旗鼓，干出一翻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是，余其绝对不会卷



土重来的，还有一句关于马的成语他记得很深刻，那就是“好马不吃回头草”。

一切收拾停当之后，余其没忘记拿起属于自己的最后一样东西：一台IBM笔记本电脑。然后，他拉着自己的皮箱走出了办公室的门。余其本想很从容地与员工们告个别，微笑刚刚在脸上艰难地绽开，却听身后飘来了一个轻柔但不容违抗的声音：“对不起，余总，请您留步！”圆脸秘书不好意思地说。

余其嘎然止住了脚步，脸一扭，抛给后面的圆脸秘书一个冷峻而有棱角的侧面。他说：“不，不是余总了，是老余。什么事？”

圆脸秘书说：“余总，董事长交待过了，除了您自己的东西，您不能拿走公司的任何一样东西，比如这个笔记本电脑。”

My god！一个年届中年的有成就有身分的男人怎么能被一个黄毛丫头如此喝令？在此之前，公司还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对余其这样讲话，没有！一个男人的自尊生生被践踏了，被一个比自己小二十多岁、可以作自己女儿的丫头片子践踏了，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余其愤怒了，他的血再次呼呼地往头上涌去。余其完全清楚，这个小丫头片子之所以敢对自己这样说话，完全是因为有董事长贺争强在背后撑腰。所以，他余其的斗争决不是与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片子的斗争，而是与一个独断专横、恩将仇报的成年男人之间的较量。想到这，一股不可遏止的怒气冲口而出：“放屁！简直是放屁！”余其这一声怒吼，使大厅格子间里的几十个脑袋全都高高地昂起，关注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圆脸秘书的脸“刷”地一下子红了，她有点手足无措地低着头。余其转过身，看着面前这个不值得迁怒的可怜的小东西，说：“对不起，我不是冲你。这个笔记本电脑是去年公司奖励的，公司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余其把脸迎向格子间里那一片高高昂起的脸，

说，“大家说，我说的是不是实话？”

大家纷纷发话。有的说：是啊，这事我们都知道，这台笔记本电脑是奖给余总的，部门主任以上的干部人手一台啊。有的说：是啊，余总就是把他办公室里的东西都拿走也是应该的，你一个小秘书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余总人还没走，怎么茶就凉了呢？有的说：是啊，余总，我们真的舍不得您走啊，您在我们心中是任何人都不能取代的，我们得想方设法跟贺董事长反映员工的意见！

余其冲圆脸秘书得意地一声冷笑，意思是问：听到了没有？他突然一指太阳穴，说：“我想起来了，去年你生孩子，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可能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不怪你。你去问问你们贺董事长，他不该有这么大的忘性。”

圆脸秘书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台阶，说：“好的，只是在我弄清情况之前，您还是不要把它带走。我这就给贺董事长打电话。”说着，圆脸秘书抓起电话。

真是墙倒众人推、破鼓任人捶啊！余其遥想当年公司创业时，自己领着十几个人一起没日没夜地干，选地址，搞装修，进设备，搞研究，做设计，定战略，拉关系，找门路。他为了这一切顾不上吃，顾不上喝，顾不上老婆孩子，顾不上享受人生，顾不上七情六欲，甚至就连他妈的做爱都顾不上，直到以为自己性功能障碍，余其不得不回家，在老婆怀里委屈地大哭了一场之后，才使他血肉之躯中长久压抑的激情再度澎湃起来。在余其充分认定自己还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之后，他信心百倍地回到公司，劲头更足了，动力更大了，被同事们笑称：喝了鳖汤的男人回来了。当时的氛围多么好啊，上下团结，士气高涨，谁对谁也没有隔膜，一门心思就是把公司做大做强，做成中国一流、亚洲一流、世界一